



WORLD
WARCRAFT
LEGION

BLIZZARD ENTERTAINMENT

《千年之戰》

Robert Brooks

《第一章》- 兩道明光

圖拉揚一動也不動地站著，靜靜地看著世界毀滅。

封印黑暗之門是幾個小時前的事了。德拉諾就此瓦解。大地崩毀，海水沸騰。大片的陸地被拋上天空，靜靜地飄浮、緩緩地旋轉，不再回到地面。現實也隨之崩潰。

圖拉揚很平靜，他不害怕。即使在這裡，聖光依然耀眼。

這裡不是德拉諾。

看起來的確很像，卻不是那麼回事。他腳下雖然踩著的是地獄火半島碎裂的紅色平原。遠處還能看見聯盟倉促建成的基地，榮譽堡，在危難中仍然屹立不搖。

但這裡不是德拉諾。

圖拉揚確實到過那裡，幾個小時前，他還在拼死奮戰。地獄火半島滿是獸人、聯盟士兵、損壞的戰爭機器、屍體、拋下的武器，還有戰火燒過的痕跡。

現在卻沒了。這裡完全沒有戰爭的跡象。周圍是一片空蕩蕩的荒蕪。他能看見德拉諾毀滅的景象，但.....這裡不是真正的德拉諾。

圖拉揚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天空扭曲而黑暗，充滿衝突的力量。他能看見遠處有不同的星球，看似觸手可及，卻又不可思議地遙遠。他感覺聖光與暗影在這裡交融。混沌與秩序、生命與死亡，無法操控的原始力量在此交鋒。

他不知道這是哪裡，也不知道怎麼離開。他四處尋找熟悉的面孔，卡德加、達納斯、庫德蘭、艾蘭里亞。不知道他們下落如何。

他在開闊的地方站定，讓聖光流遍全身。只要有耐心，他就能引導其他人來到他的身邊。

時間過去了，卻沒有人現身。

但這不代表他是獨自一人。圖拉揚感覺到東邊有東西在盯著他，眼神充滿惡意。過了幾個小時，獵食者般的殺氣還是縈繞不去。不管那是什麼，都渴望著鮮血。

圖拉揚打破沉默，大聲地說：「要來就來吧。見識一下聖光的力量。」

西邊，從他的身後傳來熟悉的聲音。那是他一直渴望再次聽到的聲音。

「圖拉揚！」

他笑著轉過身去。她終於來了。「艾蘭里亞？感謝聖光！」

他倒抽一口氣。艾蘭里亞拉滿弓弦，箭頭直指他的心臟。

射出弓箭的瞬間，艾蘭里亞高聲喊出兩個字：

「左邊！」

圖拉揚毫不遲疑，馬上往左邊躲。他感覺到箭矢帶來的風擦過他的脖子，在幾百步外的距離落地。箭頭插入紅色的土壤，羽毛還在顫動。

艾蘭里亞一邊抽出下一支箭，一邊慢慢靠近。她垂下弓身對著地面，不斷環顧四周，尋找目標。「抱歉。我是說我的左邊，不是你的。」

圖拉揚看了一眼遠處的箭矢，說：「是測試我的反應，還是妳看到了什麼？」

「我看到東西了。」

「可惜了。我也想試試妳的反應速度。想要的話，我隨時都能對妳丟出盾牌。」

艾蘭里亞笑了，但只有一瞬間。「改天吧。」她走到圖拉揚原本站的地方，指著地面：「你看這裡。」

圖拉揚看到自己的靴子在乾燥的地面上留下足跡，足跡旁邊竟然還有另外一道淺淺的痕跡。剛剛有東西站在他身後。不對，他最後一秒才轉頭，所以那東西是站在他眼前，他卻沒有發現。

「那是什麼？」

艾蘭里亞仔細注視著前方的動靜。「我看到有東西在閃爍。你轉身的时候，它才現形。但我不知道是什麼。我還來不及射中，它就跑了。」

「是獸人嗎？或許耐祖奧的術士來了。」

「不是獸人。」艾蘭里亞非常肯定。

「要去把箭拿回來嗎？」

艾蘭里亞看著圖拉揚說：「這裡不是德拉諾。你知道怎麼離開嗎？」

「確實不是，我不知道。」

「那我們最好節省物資。」

艾蘭里亞的箭矢落在兩百步以外。他們兩人一起走了過去，不發一語。

圖拉揚手上拿著戰錘，他暗自竊喜。因為艾蘭里亞找到他了。黑暗之門一戰凶險無比，慘痛又血腥。他橫跨兩個世界與部落作戰，從沒看過他們如此堅決。大酋長耐祖奧在黑暗神廟使用艾澤拉斯的強大寶物，建立通往其他世界的橋樑，但法術卻完全失控。德拉諾各地都有突然出現又瞬間消失的空間裂隙。唯一的退路就是回到艾澤拉斯。

但無法操控的毀滅也穿越黑暗之門，威脅著艾澤拉斯。

聯盟遠征隊全力守護家園。艾蘭里亞和圖拉揚抵擋了一波又一波驚恐的獸人，為卡德加爭取了關閉裂隙的時間。他們心知肚明，自己會被困在即將毀滅的世界裡。在混亂之中，他們身邊出現了另一道裂隙。他們想也沒想就衝了進去，反正不管去哪都比待著不動安全。但是兩個人卻不幸失散了。

沒有人知道聯盟遠征隊的其他成員在哪裡。或許還在德拉諾。或許他們也來到了這個地方。又或者他們逃到宇宙某個偏遠的角落。圖拉揚無從得知。

但至少，聖光把艾蘭里亞送回圖拉揚的身邊。

艾蘭里亞把箭矢放回箭袋裡。「我覺得有人在監視我們。」她皺著眉頭。「我也不確定。我的直覺在這裡好像不太可靠。」

「但是我相信妳。」圖拉揚在羅德隆也常打獵，但艾蘭里亞是銀月城的遊俠隊長。狩獵對她來說就像呼吸一樣自然。「我應該要發現的。這裡有太多混亂的力量.....我必須更加小心。」

「這裡是它的地盤，也是狩獵場。它還沒來解決我們，這很奇怪。要是我早就出手了。」艾蘭里亞垂著弓。「我真是不懂這個地方。」

「我也不懂。」圖拉揚說：「但我們重逢了，這樣就夠了。」

艾蘭里亞看著圖拉揚微笑了。

艾蘭里亞抱住了圖拉揚，他們兩人緊緊相擁。艾蘭里亞輕聲地說：「我們一定會再見到兒子的。」

「只要聖光應允。」

「管他什麼聖光。我們都知道，加入聯盟遠征隊要有必死的覺悟。但我還是相信，一定能再見到阿拉特。」

艾蘭里亞的愛溫暖而熾熱，她的話給了圖拉揚溫暖。但圖拉揚沒辦法這麼有信心。「回艾澤拉斯的路或許會很漫長。」

「我們有很多時間。」

「妳有時間。」

艾蘭里亞抬起了頭。圖拉揚看著她的眼睛，知道她一定懂這句話的意思，那就是人類的壽命短暫，但是銀月城的精靈因為太陽之井的力量，可說是長生不老。

艾蘭里亞說：「要是聖光讓你老死在這裡，我一定會非常、非常地生氣。」

圖拉揚強忍著笑意。「我會代妳轉達。」

「好，就這麼說定了。」艾蘭里亞退了一步，仔細搜尋昏暗的周圍。「或許有其他人也困在這裡。我們應該找找看。」

圖拉揚指向東邊，黑暗之門的所在位置。「之前那裡戰況最激烈。」

兩人朝東邊出發。德拉諾的幻影還在逐漸崩壞。他們感受不到摧毀世界的強震。海洋已經乾涸，只剩下空蕩蕩的虛無。而遠方，只見連綿的山脈飄浮在空中。

艾蘭里亞和圖拉揚都知道：要是沒有成功關閉傳送門，這也會是艾澤拉斯的下場。

隨著時間過去，毀滅的速度也變得緩慢。這個世界的中央陸塊依然存在。聯盟遠征隊究竟有多少人活了下來？而部落又有多少人呢？

兩人來到半島的最東邊。黑暗之門還在，但周圍什麼都沒有。沒有聯盟，也沒有部落。

圖拉揚說：「我們只能靠自己了。」

艾蘭里亞嘆了口氣，然後說：「有什麼想法嗎？」

圖拉揚背對黑暗之門，盤腿坐下。他的盔甲因為碰撞，發出了沉重的聲音。「不可能的。我們沒辦法自己離開這裡，所以要相信聖光。」圖拉揚身上開始散發光芒。他閉上眼睛，讓身體充滿神聖能量。「命運讓我們和其他人分開。我想知道原因。」

「好吧。圖拉揚，你先睡。我來守著。」

圖拉揚微微睜開眼睛：「那個新朋友還跟著我們嗎？」

「是的。」

「妳又看到它了？」

艾蘭里亞有點遲疑。「我能感覺到它，從北邊監視著我們。你沒感覺嗎？」

「大概吧。黑暗之門附近嗎？」

「沒錯。」

圖拉揚確實感覺到一股惡意從那個方向傳來。敵人還保持著距離，所以他又閉上眼。「生個火邀請它過來吧，或許它只是寂寞。」

突然有一陣聲響傳來。圖拉揚立刻站了起來，同時舉起戰錘。艾蘭里亞快速轉身，彎弓搭箭。就在幾步距離外，一圈光源浮在空中，散發出刺眼的光芒。

那是一道時空裂隙，和圖拉揚早些時候通過的一樣。

在光芒中，圖拉揚看到一隻手在招呼他們向前。有個聲音說：「過來這裡，快！」

圖拉揚雖然驚訝，但他感受到裂隙和身後的聲音都充滿了聖光。便對艾蘭里亞說：「可以相信它。」

艾蘭里亞看了他一眼，放下弓箭。「好吧。」她走進了裂隙。圖拉揚也隨後跟上。

他們來到森林裡的空地，周圍都是垂死的樹木。裂隙在他們身後闔上。他們回到德拉諾了，這裡的大地還是因為災難而晃動。圖拉揚抬頭看了一眼，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天空被撕成碎片，殘留的幾抹藍色之間，穿插著不斷迴旋的黑暗能量。

德拉諾和其他世界漸漸融合了。

「我找你們兩位已經找很久了。」

帶領他們來到這裡的另一個生物張嘴大笑。他有尖尖的獠牙，生著長長的黑爪，但身上卻散發著聖光。艾蘭里亞的手指輕輕敲了幾下弓身，顯然在考慮重新拉弓。

圖拉揚問：「你是誰？」

「我是個指揮官，也是守護聖光的戰士。今天，我更是命運的使者。我叫洛斯拉賽恩。聖母瑟拉知道你們注定要成就大事，拯救所有的生靈，所以派我來救你們。來吧，請坐。我們有很多事情要討論。」

* * *

他們談了三天三夜。洛斯拉賽恩知道有個看不見形體的敵人在追蹤艾蘭里亞與圖拉揚之後，感到非常不安。

「我對抗燃燒軍團有好幾千年了，在這之前我也曾經服侍它們上千年，但我從來沒聽過有任何生物能這樣穿越扭曲虛空。」洛斯拉賽恩立刻發現事情的嚴重性。「圖拉揚，要是連你都看不見，那就讓人擔心了。惡魔在聖光之前應該無所遁形才對。」

洛斯拉賽恩聽了他們在*扭曲虛空*所發生的事之後，非常確定那個生物就是燃燒軍團最頂尖的刺客。是基爾加丹親自訓練的少數精英，它們被派去刺殺或俘虜重要的敵人。如果那個生物在追蹤圖拉揚和艾蘭里亞，那它絕對不會輕易放棄。

這代表他們就算來到這裡，依然非常危險。

圖拉揚、艾蘭里亞和洛斯拉賽恩在這三天裡，確實討論了許多事情。包括這個世界、燃燒軍團，還有惡魔如何引導部落入侵艾澤拉斯。還談了光明與暗影交融的混沌世界——*扭曲虛空*，也討論了*扭曲虛空*是如何產生德拉諾這種真實世界的幻象。

其中最重要的是，洛斯拉賽恩向他們介紹了聖光軍團，還有對抗燃燒軍團的永恆戰爭。他說聖光需要艾蘭里亞與圖拉揚的協助。

但這些都是後話。洛斯拉賽恩說：「我們絕對不能冒險，讓那個生物找到我們的基地。我會跟你們一起待在這裡，直到殺死它為止。」

圖拉揚樂意接受他的幫助，艾蘭里亞卻不這麼想。「洛斯拉賽恩，你必須離開。我們能保護自己。」

「妳可能不明白這個刺客有多危險。」

「誰對燃燒軍團比較重要？是兩個新兵，還是一個指揮官？」艾蘭里亞看著圖拉揚的雙眼，繼續謹慎地對洛斯拉賽恩說：「你離開的時候，它一定會跟著你。你必須設下陷阱。先殺死它再回來找我們。」

洛斯拉賽恩正要反駁，但圖拉揚打斷了他：「洛斯拉賽恩，我們知道這很危險。我們非常了解。」圖拉揚對艾蘭里亞點了一下頭：「我們會在這裡等。」

洛斯拉賽恩皺了皺眉頭。他靜靜地看著兩人，過了一會兒才開口說：「好吧。但我不能讓你們毫無防備。」

洛斯拉賽恩在離開之前，教導圖拉揚使用聖光。圖拉揚原本就是聖騎士，但人類近幾年才開始在戰場上運用聖光。洛斯拉賽恩已經用了*好幾千年*。在他離開之後，圖拉揚的身軀變得光芒四射，非常耀眼。

對艾蘭里亞來說，太陽下山之後這就不有趣了。

她忍不住地說：「可以停止嗎？我的夜間視力都被搞壞了。」

圖拉揚得意過頭了。「我的光芒讓妳困擾嗎？我對正義與希望的純淨力量太投入了嗎？」

「你的光芒能在夜裡阻擋刺客嗎？」

「說不定可以。」但圖拉揚還是停止了。聖光從護甲和戰錘上消逝。「妳覺得洛斯拉賽恩怎麼樣？我知道妳沒辦法藉由聖光去感受。」

艾蘭里亞用扁平的石頭磨著箭矢。「他說了很多，不像在說謊。」

圖拉揚看著地面，壓低聲音說：「妳對他的要求有什麼看法？」

兩人沉默了許久，只聽見金屬摩擦石頭的聲音。氣氛很沉重。遠處傳來德拉諾的野生動物因為地震而驚慌失措的叫聲。

艾蘭里亞終於放下石頭，說：「聖母瑟拉讓我們逃離虛空。我們要在這裡留幾天可以。但，要投身另一場戰爭就——」

她沒有把話說完。不用說，圖拉揚也了解。「如果聖光能把我們先送回艾澤拉斯，這能召集軍隊。這樣會比只靠我們兩個有用。」

「沒錯。」

他們接著聊了幾乎一整夜。

天亮以後，他們輪流睡覺。到了中午，她們都已經充分休息。接下來就等著惡魔被消滅了。艾蘭里亞不確定洛斯拉賽恩有沒有真正了解他們的要求，但至少他願意配合。沒辦法判斷會花多少時間。他們可能會困在這裡好幾週，甚至好幾個月。他們仍然需要節省物資。

食物和水都不多了。圖拉揚出發去找水源，艾蘭里亞在附近的森林裡設了一些陷阱。圖拉揚回來的時候，艾蘭里亞正在營地周圍徘徊，仔細研究地面。她皺著眉抬頭看向圖拉揚問說：「水呢？」

「水不急。我醒來以後就一直在想。我們整個晚上都在討論戰爭，卻沒有談到兒子。」

「我們可以晚點再談馬泰恩。」

「我們不管誰上了戰場，另一個就要留下來陪他。」圖拉揚靠近了一步。「不能讓他變成孤兒，我們已經付出太多了。」

艾蘭里亞堅定地直視他的雙眼。「他不會有事的。我答應你。」艾蘭里亞接著伸手碰觸圖拉揚的下巴。

唰。

匕首劃開了圖拉揚的喉嚨。

圖拉揚驚訝地睜大雙眼，抓著喉嚨往後跌了幾步，卻止不住血。艾蘭里亞的匕首深深地刺進他的脖子。

艾蘭里亞無情地瞪著他。「可惡的惡魔，我兒子叫阿拉特。」

化身為圖拉揚的惡魔憤怒地大吼，朝艾蘭里亞逼近。它一手冒出綠色的火焰、另一隻手現出短刀。艾蘭里亞側身躲過刺客的攻擊，順勢抓住它的手肘，用力往外翻。刺客摔倒在地、手臂扭曲。它的短刀掉落地面，接著就蒸發了。樹林間迴盪著痛苦的嘶吼與憤怒的咆哮。

艾蘭里亞任由惡魔哀嚎，拿回了長弓和箭袋。背後傳來樹枝折斷的聲音，真正的圖拉揚現在才走出樹林，手裡拿著戰錘。他的身上散發聖光。「艾蘭里亞，做得好。」

「它失去耐性了。如果是我就會多等幾天，而且不會留下足跡。」艾蘭里亞抽出一支箭。「對燃燒軍團來說哪個比較重要？兩個新兵，還是一個指揮官？看來是新兵。真有趣。我們來聊聊吧。」

刺客低吼一聲，想站起來。圖拉揚用戰錘把它打回地上。圖拉揚手一揮，刺客的偽裝就消失了，露出真實的樣貌：是一隻表情痛苦的瘦長惡魔。洛斯拉賽恩說得沒錯。這不是一般的埃雷達爾。它焦黑的眼睛冒出黑煙。

艾蘭里亞用弓箭指著它。「你是燃燒軍團的手下，對吧？」

惡魔抬頭對她微笑。「我只是無窮大軍的一個平凡小兵.....我只是無盡戰爭裡的.....呃啊！」艾蘭里亞的箭擊中目標。她抽出下一支箭，瞄準另一個位置。她不打算再開口詢問。惡魔發出怒吼。「沒錯，我屬於燃燒軍團，你這個臭蟲，愚蠢的凡人！傲慢的廢物，你們注定要死在主人的手下，在泥土裡掙扎.....」第二支箭命中，惡魔再次哀號。

艾蘭里亞搖搖頭。「你跟蹤我們好幾天了。為什麼？」

惡魔開始傻笑。疼痛幾乎把它逼瘋。「命運繞著你們打轉。我感覺得到、也看得到。這個充滿希望的*世界*爆炸了，你們兩個卻活了下來。這代表命運有其他的打算.....」惡魔開始瘋狂大笑。

圖拉揚舉起盾牌。「或許吧。不過你看不到了。」

惡魔的眼神充滿熾熱的仇恨。「你們以為能夠擺脫我？我會找到你們兩個。把你們的靈魂掛在胸前，讓你們受到永恆的折磨。然後我會再去找你們的兒子，*阿拉特*，逼他跪在薩格拉斯大人面前，讓你們親眼看著他燃燒！哈哈哈哈！你們以為自己贏了？啊.....」

艾蘭里亞放開弓弦。箭矢穿過惡魔的頭顱。

惡魔的嘴巴慢慢閉上，身體抽動了一下，又一下。然後就靜止不動了。

艾蘭里亞向圖拉揚聳聳肩，表示道歉。「抱歉。我應該先等你問完的。」

「他提到阿拉特，我也很生氣。」

惡魔的屍體開始冒煙，化為塵土，最後被風吹散。一點痕跡也不剩。

聖光軍團一定是在觀察他們。殺死刺客不到一個小時，艾蘭里亞和圖拉揚突然被耀眼的光芒籠罩。他們沉浸在榮耀之中，心靈被帶往前所未見的疆域。

圖拉揚感覺到某種不可思議的存在，彷彿是永不枯竭的聖光泉源。艾蘭里亞驚呼一聲。她從來沒有體驗過如此祥和的聖光之力。

連圖拉揚也不曾這麼感受過。

一個優雅而沉穩的聲音開始對他們說話。是聖光之母。

「艾澤拉斯的孩子們。艾蘭里亞。圖拉揚。我是瑟拉。很高興你們沒有受傷，但我為你們的痛苦經歷哭泣。」

艾蘭里亞回答說：「不必哀傷。我們是為了守護家園而戰。艾澤拉斯安全了。」

「那正是我哀傷的原因。世界之初，凡人的生命還遙遠得像夢的時候，我就在了。想到你們必須面對這種危險.....我就心如刀割。如果別人沒有失敗，如果我沒有失敗，你們就不用負起這種重擔。」

圖拉揚說：「我們心甘情願，絕不逃避。這裡發生什麼事？惡魔說命運鎖定了我們。」

「你們是整個宇宙的希望。」

圖拉揚開始看清瑟拉的形體。她似乎是由發光的活體水晶雕刻而成的，完全以聖光連結。她跟圖拉揚見過的生物都不同，感覺卻又似曾相識。圖拉揚能透過聖光了解瑟拉、瑟拉也能瞭解他。「洛斯拉賽恩說星際間發生戰爭。我不知道能幫上什麼忙。」

「我們很久以前就戰敗了。燃燒軍團改變了宇宙的命運。所有的生命都步向毀滅。所以我們開始尋找希望。在星外暗界尋找明光。在數以萬計的衰亡世界裡，還有地方充滿生機。」

艾蘭里亞輕聲說：「艾澤拉斯。」

「那是最亮的光。所以燃燒軍團才在萬年前企圖入侵。你們英勇的人民讓驕傲的惡魔第一次嘗到失敗。但它們從失敗中學習。德拉諾的獸人是新的棋子。你們擊退了獸人，但燃燒軍團也會記取教訓。我不知道艾澤拉斯什麼時候會再受到攻擊，我只能說，會很快的。」

艾蘭里亞堅定地說：「我們必須回到艾澤拉斯，號召所有人應戰。」

「這樣還是不夠。」

「一定要夠。」

瑟拉的聲音充滿了悲傷。

「不可能。燃燒軍團已經做好準備，開始遠征。它們只需要一條通道。部落差點就成功了。」

兩人眼前浮現一個景象：駝背、畸形的獸人術士，搭船遠離部落。圖拉揚認出那是古爾丹。

「古爾丹的狂妄害了他。他要是成功，一切都完了。部落逃離艾澤拉斯有多久了？有幾年了呢？」

圖拉揚說：「快三年了。」

「燃燒軍團已經準備好幾十年了。」

「什.....什麼意思？」

「時間會不斷向前流動，但扭曲虛空的力量是不可預期的。你們看。」

兩人眼前浮現出另一個景象。那是一片大海，艾蘭里亞和圖拉揚看見巨大的漩渦。漩渦中有兩塊浮木，一塊在邊緣水流緩慢的地方，一塊則靠近中央。外圍的浮木緩慢漂流，中心的浮木激烈迴旋，迅速環繞渦流無數次。風暴讓海洋翻騰、水流激盪，也讓整個漩渦更加混亂。

圖拉揚漸漸明白了。身處在海洋之中，雖然受到同樣的力量卻有不同結果。艾澤拉斯的時間流動比宇宙中其它動盪的部分來得緩慢。

「燃燒軍團有充裕的時間準備。遭受攻擊的卻來不及防備。你們的世界充滿明光，但還沒準備好面對戰爭。」

景象改變了。在地底牢獄裡，有個精靈被單獨囚禁。他的表情冷酷。圖拉揚能感覺到他的仇恨與決心。

「有一天，聖光會洗去這孩子內心的黑暗，他會成為偉大的勇士，摧毀燃燒軍團。」

圖拉揚的心中充滿疑惑。「那.....為什麼惡魔會怕我們？」"

「你們離開艾澤拉斯時，宇宙的命運出現了轉機。這麼久以來，這是第一次有了希望。你們散發的光芒穿越星際。你們一路探索，來到了.....一個特別的，一個我未曾看過，一個或許我不該看到的.....一顆翡翠星辰。但只出現了一瞬間，就消失了。」

「那是什麼？」

「我不知道。某個燃燒軍團想隱藏的東西。你們一旦找到那裡，就能發現如何擊敗燃燒軍團。惡魔也知道，所以才派刺客來殺你們。」

艾蘭里亞輕輕笑著。「刺客失敗了。它已經死了。」

「那個惡魔沒有死。」

「我覺得有。」

「你們摧毀的只是軀體。惡魔的靈魂回到扭曲虛空了。只要一段時間，它就會復活、繼續執行主人指派的任務：就是消滅你們這兩道明光的希望。」

艾蘭里亞低聲咒罵。惡魔威脅了阿拉特，又隨時可能復活。艾蘭里亞的聲音很僵硬：「我們有個兒子。」

「我知道。這是莫大的犧牲。」

「你不懂。如果我們都死在這裡，阿拉特就會變成孤兒。但我們還是來了。看看我的內心。看看我的感受。」

「我看見真摯而無瑕的愛。」

圖拉揚用力握住艾蘭里亞的手。艾蘭里亞也握著他。「為了保護阿拉特、我的族人和艾澤拉斯，我什麼都願意。如果敵人來襲，我會誓死抵抗。必要的話我願意犧牲。但我知道一定會再見到兒子。從我決定離開艾澤拉斯的時候就知道了。」

「我很欣慰。妳雖然還沒接受聖光，聖光已經開始對妳說話了。」

圖拉揚說：「我們應該找到其他聯盟遠征軍的人。要是燃燒軍團怕我們兩個，在聯軍面前一定會顫抖。」

「他們有自己的命運。你們的世界還會有很多戰爭.....這個世界也是。艾澤拉斯早晚會需要他們。」

他們的對話持續了好幾個小時。最後，艾蘭里亞和圖拉揚做了決定。無比艱難而痛苦的決定。

一個必要的決定。

周圍的幻象慢慢褪去。艾蘭里亞和圖拉揚再次回到德拉諾的森林。他們附近出現了裂隙。明亮的光芒從裂隙中射出，照亮了破碎的世界。

艾蘭里亞這麼說：「我們會再見到兒子的。」

「只要聖光應允。」

他們踏入裂隙。

對面有許多人等著他們。洛斯拉賽恩也在，臉上帶著微笑。瑟拉在上空飄浮，她的存在是宇宙希望的象徵。

「歡迎你們，艾蘭里亞和圖拉揚。我們是聖光軍團。」

「歡迎回家。」

第二章 – 翡翠星辰

「杜魯斯之子，圖拉揚，請上前來。時候到了。」

圖拉揚走進聖光中。他不是一個人。艾蘭里亞陪著他。

「每個人的聖光之路都有所不同。聖光是如何引導你來到這裡的？」

「我出身羅德隆的貴族世家。年幼就開始研讀聖光之道，後來成為牧師，為人治療。在家園遭到入侵時，我自願從軍，與白銀之手的同袍們一同學習如何在戰場上運用聖光。」

「那麼，你今後的使命是？」

「我會侍奉聖光，至死不渝。我為此發誓。」

「聖光會祝福你。開始準備吧。」

艾蘭里亞輕輕握著圖拉揚的手。他們手心相對、面對面站著，雙雙沐浴在聖光裡。

艾蘭里亞問說：「會緊張嗎？」

圖拉揚微笑地說：「會啊。」

瑟拉輕柔的低語圍繞著他們。*「你過去的人生結束了。聖光會為你打造新的生命。」*

「我準備好了，瑟拉。」

聖光降臨。艾蘭里亞感覺到圖拉揚的心跳，平穩而有力。圖拉揚緊緊握住她的手，感到一絲暖意。

艾蘭里亞說：「我們在另一邊見。」

聖光在圖拉揚的體內蔓延。他毫不退縮。瑟拉的聲音打破沉默。

「聖光會賦予你智慧。治療你的傷痛。也會顯示你的命運。」

圖拉揚身體僵直，雙手下垂，艾蘭里亞知道他的腦海裡是一陣思緒起伏。

艾蘭里亞問：「他看見了什麼？」

「當人在聖光中重生，會看清過去、見到未來。」

「希望他看到的是好消息。」

「燃燒軍團改變了萬事萬物的命運。但命運既然改變過，就有可能再變。這一切都仰賴你、圖拉揚和聖光軍團的其他成員。」

「只要聖光應允。」

艾蘭里亞知道還要等上一陣子。她閉上雙眼，讓思緒飄移。她總是想著一樣的事，但今天，她看見了。

她腦海中浮現景象。不是幻象，也不是過去或未來的幻影。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她很確定。

艾蘭里亞看著還在建造的城市。戰爭的痕跡還沒有完全清除。

暴風城。這一定是暴風城。人類開始重建了。陽光明媚，通往城牆的路上到處都是人。士兵、平民和貴族聚集在一起。人群前面有好幾位貴賓。還有暴風城、羅德隆甚至奎爾薩拉斯的旗幟。站在旗幟前面的是艾蘭里亞的妹妹，希瓦娜斯。

艾蘭里亞心跳加速。風行者家族有許多成員在部落入侵時喪生。希瓦娜斯活下來了。她還戴著領袖的徽記。銀月城的遊俠將軍。艾蘭里亞感到無比驕傲。

暴風城的城牆外立起了好幾座新的雕像。艾蘭里亞認得所有人。庫德蘭·蠻錘、達納斯·托爾貝恩、大法師卡德加。

還有圖拉揚。旁邊則是艾蘭里亞的雕像。

聯盟一定以為所有留在德拉諾的人都死了。艾蘭里亞知道許多遠征隊成員都活下來了。她在聖光中看見了.....他們一定還沒找到回去的方法。

艾蘭里亞讓自己的意識飄過群眾。他們都抬著頭。她認出了幾位精靈。戰士、獵人夥伴、法師，還有朋友。

接著，她看到了，一個坐在聖騎士肩膀上的小男孩。

阿拉特。

她的兒子還小，好小小。她隨軍出征的時候阿拉特才幾個月大。對阿拉特來說也不過是幾年前的事而已。阿拉特睜大眼睛，歪著頭，看著一張他已經忘記的面孔。艾蘭里亞的眼中湧出淚水。

「跟他說話吧。」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透過聖光，不需要語言。」

艾蘭里亞明白了。她回想起還能抱著阿拉特的短短幾個月，讓自己沉浸在回憶中，擁抱對兒子純淨無窮的愛。

透過聖光，她傳達了那樣的情感。

她看見阿拉特東張西望，然後笑了。阿拉特抬頭看著母親的雕像，向前伸出手。那動作就像嬰兒時期想要碰觸艾蘭里亞的下巴一樣。艾蘭里亞心中的快樂強烈到發痛。

「他不認得我。」

「他會一再地回到這裡看妳。他會知道妳愛他。」

「謝謝妳，瑟拉。」

圖拉揚的旅途快要結束了。他的身體散發聖光。睜開雙眼的瞬間，眼睛發出光芒。他抬起頭來深吸了一口氣。

艾蘭里亞知道結束了。圖拉揚的脈搏更加有力，每一次心跳都配合著聖光。「歡迎回來。圖拉揚，感覺如何？」

「好像我活到現在才第一次醒過來。」他的眼裡泛著淚光。「我看見阿拉特。他長大了，當上聖騎士。他站在赤紅的天空下，低頭看著我。我發自內心感到驕傲。妳說對了，艾蘭里亞。我們命中注定與他重逢。」

圖拉揚緊抱住艾蘭里亞。艾蘭里亞感覺到圖拉揚的眼淚滴在她的臉頰。

圖拉揚抱著她，開始對瑟拉說：「我看到翡翠星辰了。和燃燒軍團的戰爭會引領我們前往那裡。我們要有耐心。」

「那代表我們確實遵從了命運。你做得很好，圖拉揚。」

瑟拉接著對聖光軍團的人宣布好消息。

「圖拉揚.....艾澤拉斯之子.....羅德隆的人類.....銀白之手的聖騎士.....如今超凡脫俗。他將永遠守護世上所有生命。」

「他在聖光中重生了。」

說完，所有人都上前表示祝福，熱情擁抱。他們早就是戰場上的夥伴，曾經一起戰鬥、一起流血、一起悼念戰死的盟友。但圖拉揚現在不只是聖光的勇士。他已經與聖光合而為一。

洛斯拉賽恩走向圖拉揚，用人類的方式握他的手。艾蘭里亞不禁偷笑。好幾天以前，洛斯拉賽恩找她練習很久。洛斯拉賽恩握完還轉過來對她微笑說：「我表現如何？」

「很好。連羅德隆的貴族都會覺得你很有禮貌。」

「妳也會晉升的，艾蘭里亞。我保證。」

「只要聖光應允。」她回答。連從小研究聖光的圖拉揚都花了這麼久的時間才能晉升，艾蘭里亞一定會需要更久。她並不擔心。聖光今天讓她內心平靜。她不再擔心是否一輩子都再也見不到兒子了。

在艾澤拉斯只過了短短幾年。但艾蘭里亞跟圖拉揚已經在此奮戰超過四十年了。

* * *

艾蘭里亞和圖拉揚加入聖光軍團以後，來到了新的家園：瑟納達爾。瑟納達爾是聖光軍團的頂尖技師所打造的船艦，可以在扭曲虛空中移動，也能長時間供給船員生活所需。那是聖光軍團最大的避難所，也是唯一能與燃燒軍團作戰的基地。

艾蘭里亞和圖拉揚在跟隨聖光軍團突擊燃燒軍團堡壘之前，必須先適應扭曲虛空的生活。

時間流動的不穩定比想像中還難適應。在艾澤拉斯過一週的時間，艾蘭里亞和圖拉揚可能過了一個月、一年，甚至更久。年歲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

忙碌的生活幫助他們集中精神。圖拉揚加入主教議會，學習軍事策略。幾年之內，他和瑟納達爾的鑄鐵匠一起打造了全新的武器：那就是一把充滿神聖能量的長劍。他必須不斷訓練才能駕馭。

艾蘭里亞還有自己的訓練。她開始學習用聖光戰鬥。

兩年之內，艾蘭里亞就學有所成。她的箭矢帶有聖光之力，甚至不用弓箭也能戰鬥，但她最喜歡用來對付惡魔的弓是她的傳家寶薩斯朵拉。洛斯拉賽恩也贊成。他這麼說著。「我們戰鬥時都背負著自己的過去，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善用這股力量。」

洛斯拉賽恩是納斯雷茲姆族，這個種族很早就被燃燒軍團奴役。他是艾蘭里亞的摯友，也是導師。他為惡魔戰鬥了數千年，才受到聖光淨化。因此他知道惡魔的戰術、行動，還有恐懼。」

他說：「燃燒軍團不怕聖光。」

艾蘭里亞搖搖頭：「它們真的這麼傲慢嗎？」

「薩格拉斯以為自己擊敗聖光了。」洛斯拉賽恩苦笑著說：「他真正想摧毀的是暗影。那是我從前的使命。我負責為燃燒軍團狩獵虛無生物。那非常危險。」

艾蘭里亞很快就親自體會到洛斯拉賽恩所說的危險。在離開德拉諾五十年之後，她來到小型的囚牢星球。抵達的時候，卻發現所有惡魔都死了。真的死了。它們被帶回扭曲虛空殘殺。那是唯一可以永遠殺死惡魔靈魂的方式。連囚犯都被殺了。

洛斯拉賽恩說：「這是暗影下的手，要小心。」

他們仔細地尋找倖存的惡魔。艾蘭里亞在調查染血的牢房時，突然有一道暗影化身從空中出現，伸出無形的手緊緊掐住她的喉嚨、同時向她的心靈灌輸黑暗魔法，想殺死她。

艾蘭里亞立刻召喚聖光擊退敵人，但就在那一瞬間，暗影就將她的心靈傳送到其他地方了。
一閃。

艾蘭里亞發現自己身處異世界。這是充滿惡魔，她只聽過卻沒見過的世界。阿古斯。

一閃。

她站在翡翠星辰前面，感受可怕的熾熱。星辰痛苦地向她求救。

一閃。

她從懸崖邊一躍而下，墜入無盡的黑暗，臉上卻掛著微笑。她的眼裡只有平靜。

過了一會，聖光降臨，在一瞬間消滅了所有的敵人。她倒在地上，喘不過氣。圖拉揚跑過來，急忙用聖光治療她的傷勢。「艾蘭里亞！怎麼了？」

艾蘭里亞站起來，苦笑著說：「他們警告我要非常小心。我下次會記取教訓。」

她沒有說出自己看見的景象。她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什麼，怎麼說得出口？那感覺就像聖光的景象一樣真實，但絕對不是神聖預言。聖光和暗影在她的靈魂內碰撞，艾蘭里亞因此看見了真相。但她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接下來的幾週，艾蘭里亞向洛斯拉賽恩請教關於暗影的知識。洛斯拉賽恩在回想曾經對戰過的生物時，表情變得嚴肅。

他說：「我知道被奴役的感覺。但比起虛無生物，當惡魔的僕人算是好得多了。那些曾經享有自由，卻遭到腐化的生物更是悲慘。願聖光憐憫它們的靈魂。只要妳讓暗影進入靈魂，最後一定會發瘋。」

跟艾蘭里亞想的一樣。「真可惜。要是能抵抗虛無的腐化，一定可以成為強大的戰力。」

洛斯拉賽恩思考著。「最好不要讓瑟拉知道妳有這種想法。也很難找到這樣的生物。使用虛無的力量會造成無法滿足的飢渴。問題就在這裡。不斷渴望更多、更多、再更多的力量，這樣會讓人失去理智。只要使用暗影，妳就屬於暗影。幾乎永遠都是如此。」

「幾乎？」

「曾經有一個人……」洛斯拉賽恩努力回想。「暗域行者。惡魔都這樣叫他。就我所知，他精通虛無之力，卻不會受到控制。燃燒軍團為了追捕他，死了好多手下。我也差點被殺。」

「還好他沒有殺死你。」

「其實他有。但他先把我拉出扭曲虛空。」洛斯拉賽恩笑了。「他說我有『獨特的使命』，所以讓我重生。」

暗域行者。艾蘭里亞記住名字，但忍不住還是想問：「你為燃燒軍團死過多少次？」

「數不清。」洛斯拉賽恩又笑了。「其實靈魂漂泊的那種感覺還不錯。但是很快就會被拖回阿古斯，然後因為失敗而受懲罰。那種感覺就很糟。」

艾蘭里亞思考著。或許這其中有可以對付燃燒軍團的武器。她向瑟拉尋求指導。

「我想找到暗域行者，還有其他同樣的生物。」艾蘭里亞說。「他們跟我們一樣憎恨燃燒軍團。」

艾蘭里亞猜到會被拒絕，但沒想到瑟拉會這麼嚴厲地警告。

「聽好了，艾蘭里亞·風行者。聖光不和虛無交涉。也不與暗影結盟。虛無只想摧毀或奴役宇宙中的所有靈魂。只想吞噬一切。」

艾蘭里亞對於瑟拉毫不掩飾的厭惡感到驚訝。「我知道很危險，但我是獵人。我會學習獵物的思考方式。現在的敵人是燃燒軍團，我們總會與虛無為敵。我想在開戰前先學習敵人的思考方式。」

「那場戰爭早在創世之初就開始了。不要懷疑，艾蘭里亞。如果你接觸虛無，你就注定會毀滅。妳會失去圖拉揚。失去阿拉特。失去銀月城、艾澤拉斯，失去妳珍愛的一切。聖光與暗影無法共存。妳知道怎麼擊潰虛無。這樣就夠了。」

「我明白了，瑟拉。」

至尊那魯的立場非常明確，但艾蘭里亞無法忘記她先前看到的景象。她會前往阿古斯。她會見到翡翠星辰。然後墜入暗影。那些景象就像命運的一瞥，而且是由暗影而生。

她的其他預感沒有消散。她仍舊相信自己會再見到阿拉特。還是相信燃燒軍團一定會毀滅。

她希望接下來的日子裡，能從聖光中獲得更多啟發。

但經過了好幾個世紀，她卻一無所獲。她不斷戰鬥、殺敵，卻始終沒有解開心中的疑惑。

直到有一天，她漫長的等待結束了。

燃燒軍團入侵德拉諾的殘骸，那裡現在叫做外域。艾澤拉斯的部隊在地獄火半島邊緣頑強抵抗，勉強守住了黑暗之門。

艾蘭里亞和圖拉揚待在扭曲虛空超過五百年了。但對艾澤拉斯來說，第二次大戰才過了二十年。那裡的勇士必須再度面臨殘酷的戰爭。

對艾蘭里亞來說，這是個機會。她要求跟圖拉揚還有瑟拉私下交談。對他們說謊讓艾蘭里亞痛苦不已，但她知道說實話一定行不通。

「多年以來，我常做一個夢。一個模糊的夢。我看見自己到了阿古斯。然後看見翡翠星辰。」艾蘭里亞雙手一攤表示不確定。「我以為只是夢，因為阿古斯防禦太嚴密。但現在情況不同了。」

圖拉揚馬上就懂了。「惡魔在侵略外域。現在是阿古斯最脆弱的時候。」

艾蘭里亞以為瑟拉會反對，但她錯了。

「這就是我看到的預言：艾澤拉斯的兩道明光一起找到翡翠星辰。」

艾蘭里亞皺著眉。這不是她想要的。「我最好自己去。一個人比兩個人容易找到潛入阿古斯的方法。」

圖拉揚對她微笑。「妳覺得我會礙事。真是傷人。」

「我對看到的東西沒把握，圖拉揚。沒必要讓你冒這個險。」

「不要抗拒命運，艾蘭里亞。我不知道你們會在那裡發生什麼事，但我知道你們會繼續對抗燃燒軍團。一起去吧。你們不會死在阿古斯的。」

情況變成這樣，艾蘭里亞也無法反駁了。

艾蘭里亞和圖拉揚一起前往扭曲虛空深處。他們搭乘圓形的運輸艇離開瑟納達爾。聖光保護著他們。這一路很安靜，很隱密，而且很緩慢。要過很久才能抵達阿古斯。而且也只能搭運輸艇回來。

在路上，艾蘭里亞把真相告訴了圖拉揚.....部分的真相。.

她說：「我看見的景象不是來自聖光。所以我才想一個人去。」

圖拉揚不以為意。「不管來源是什麼，如果瑟拉也相信是真的。對我來說這樣就夠了，宇宙中還有其它力量。如果能幫助聖光摧毀燃燒軍團，我並不反對。」

「瑟拉就反對。」

圖拉揚微微一笑。「我相信她的智慧，但我也相信妳的直覺。」

他們繼續穿越扭曲虛空。艾蘭里亞祈禱圖拉揚不會因為她的錯而受苦。

* * *

很久以前，聖光軍團就知道阿古斯的位置了。這裡完全籠罩在扭曲虛空中，聖光的部隊隨時都能前往。

雖然很容易找到，卻不容易潛入。燃燒軍團的首要基地防守非常嚴密。就算主力在侵略外域也一樣。基爾加丹絕不會讓力量中樞毫無防備。但現在出現了破綻。防禦不再滴水不漏了。

艾蘭里亞和圖拉揚終於抵達，他們躲在扭曲虛空的混沌之中，等待機會。阿古斯有些地方光輝閃爍，有些地方則黑暗寂靜。

圖拉揚把運輸艇開向廣闊的平原，遠離戰略中心。降落地點只聞得到硫磺跟燒焦的味道，沒有任何生物。燃燒軍團佔領這個世界時，惡魔把表層的土石都挖光了。

圖拉揚嚴肅地說：「我原本以為聖光不會遺棄任何世界.....」

艾蘭里亞說：「歡迎來到阿古斯。」

圖拉揚指著地平線。那裡隱約能看到巨大峽谷的邊緣。峽谷深處有許多燈光閃爍。「那裡可能有收穫。」

艾蘭里亞指向運輸艇。它能開啟回到瑟納達爾的裂隙。「這可是唯一的逃生方法，要記得路線。離開時可能會很匆忙。」

他們安靜而迅速地前進。如果被燃燒軍團發現，可能就逃不掉了。崎嶇的地形有許多掩蔽。地層的洞穴與凹坑讓他們躲過燃燒軍團的巡邏隊。

艾蘭里亞領先圖拉揚幾步，隨時注意陷阱和敵人。大約走了一半的時候，她停下來，側著頭說：「有人來過這裡。」

圖拉揚靜靜地抽出劍。艾蘭里亞面無表情地看著他。「不是那個意思，親愛的。不是巡邏兵，是別的。」她指著附近的懸崖。焦黑的岩石上有一些刮痕。兩人腳下有一層細薄的灰燼。艾蘭里亞蹲下，發現灰燼還是暖的。「是烹飪和使用工具的痕跡。有人住在這裡。」

圖拉揚聳了聳肩。「真不敢相信，但我們或許能在阿古斯找到盟友。」

艾蘭里亞沒有這麼樂觀。「能躲過燃燒軍團的耳目，一定很會隱藏行蹤，而且很神經質，不會輕易讓我們找到。不過.....」艾蘭里亞仔細觀察岩壁。「待在地面對他們來說也是自尋死路。他們一定要想辦法.....啊，在這裡。」

喀。

果然不出所料。她轉動一顆鬆動的石頭，一小塊像門一樣的岩壁就打開了，露出一條狹小的通道。艾蘭里亞滿意地點著頭。「果然有人住在這裡。他們用這種方式躲避燃燒軍團。」

圖拉揚率先進入蜿蜒的隧道，用微微的聖光照明。他們走了好幾個小時，只聽到自己的呼吸聲。只要出現岔路，他們就選擇彎向峽谷的路。在扭曲虛空待了這麼久，他們不需要太陽、星星或地標也能保持方向感。

靠近峽谷時，艾蘭里亞突然感覺怪怪的，思緒有點飄忽不定。她看向圖拉揚，圖拉揚點頭表示他也有感覺到。

不久，前方開始出現閃爍的綠色光芒。周圍的岩壁也開始隱隱震動，發出聲響。圖拉揚看見前面有個開口，隧道也變寬了。艾蘭里亞心想這是人為的。住在這裡的人在懸崖面開了一個窗口監視燃燒軍團。或許阿古斯真的有反抗軍。圖拉揚小心向前，看向窗外。

艾蘭里亞在他身後說：「是什麼？」

「我不知道，艾蘭里亞。我真的不知道。」

艾蘭里亞探頭一看，外面就是峽谷。那是阿古斯地殼表面的巨大裂痕，滿是烏煙和蒸氣，卻又寒冷無比。鐵錘、黑暗魔法和腳步聲不斷響起。

他們在這個星球的表面看過其他堡壘，但跟這裡一比都相形失色。這才是燃燒軍團打造軍隊的地方。無數的熔爐、倉庫、惡魔兵營跟其他建築，不只滿佈峽谷底部，連峽谷崖壁都蓋滿了。

艾蘭里亞的內心雜音變得更加劇烈。圖拉揚的雙手緊緊抓著懸崖。「是從那邊傳過來的。」他指著峽谷另一側，遠離戰爭機械的黑暗深處。那裡的建築籠罩在陰影中。結構也很不一樣。艾蘭里亞花了一點時間才明白眼前的景象。在過去的數百年戰爭中，她看過上百個燃燒軍團堡壘，但這裡的外觀完全不同。那為什麼看起來又有點熟悉呢？

艾蘭里亞想起了艾澤拉斯，比高等精靈最早的聚落還古老的遺跡。那些是泰坦遺跡。

阿古斯為什麼會有泰坦建築？

裡頭又有什麼？

這個想法似乎引起了某個東西的注意。她內心的聲音沉默了。被發現了。她感覺到恐怖的熾熱。她的內心看見烈火。看見一團充滿原始力量的光球被束縛，掙扎著想逃出惡魔牢獄。翡翠色的牢獄。

光球停下來。它在看，在聽。它發現了艾蘭里亞。

然後尖叫。

一陣恐慌像山一樣壓在艾蘭里亞心上。突如其來的恐懼讓她倒地。

「艾蘭里亞！」圖拉揚趕緊把她拉回隧道裡。「怎麼了？」

那份恐懼不屬於她，所以艾蘭里亞奮力擺脫這種感受。「它是活的，圖拉揚。聖光保佑，它活著。」

圖拉揚不解地看著艾蘭里亞。接著圖拉揚也被發現了。他突然全身癱軟，發出呻吟，努力想恢復意識。

艾蘭里亞強迫自己去看呼喚他們的東西。在阿古斯地底深處，有個強大無比的生物，被綠色的腐化魔能之火監禁著。

「不，」艾蘭里亞低聲地說：「這絕對不是翡翠星辰。」

圖拉揚喘著氣說：「以聖光之名……」

它再度尖叫。呼喊的力道讓兩人顫抖。艾蘭里亞聽到峽谷深處有聲音。移動聲、行進聲。惡魔開始行動了。

「燃燒軍團發現了。」她這麼說著。地底的東西想掙脫束縛，造成整個世界動盪。它掙脫不了，再次尖叫。

但這次，它試著溝通。艾蘭里亞發現它純粹的情感化為另一種東西。是記憶。它無法控制地瞬間爆發出自古以來的所有記憶。在那一瞬間，艾蘭里亞的心靈受到腐化的秘法力量影響，被送到遙遠的地方。

這個生物遠比暗影的手下強大。當時，艾蘭里亞只隱約看到未來。這次，她完整體驗了比宇宙還要久遠的存在。

—閃。

一開始只有能量，在星際間打轉。

—閃。

它在恆星附近找到溫暖。一個星球為了保護它而成形。

—閃。

無數生命在星球表面生死循環。

—閃。

它遭到背叛。被某種強大的東西束縛。

—閃。

痛苦。痛苦。好痛苦。只有夢境才能稍微緩解。

—閃。

惡魔奴役好多世界，燒毀好多世界。惡魔用它的力量復活。真的好痛。

—閃。

惡魔找到了另一個比它還強大的存在。惡魔想占為己有。這一定能所向披靡。

—閃。

它向繁星高喊求助。有兩個孩子回應了。兩道明光。

一閃。

兩道明光.....來自艾澤拉斯。跟阿古斯一樣的世界。

艾蘭里亞回過神。她側身躺著。圖拉揚拼命搖晃她。「醒醒！艾蘭里亞！快醒醒！該走了！」

艾蘭里亞伸手抓住圖拉揚，小聲地說：「你看到了嗎？」

「看到什麼？」

他沒看到。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阿古斯有靈魂。這整個世界有靈魂。艾澤拉斯也是。所以燃燒軍團才想佔領。」

圖拉揚一臉疑惑，但他只猶豫了一下。「瑟拉一定知道怎麼辦。」圖拉揚閉上眼小聲說：「我們現在救不了你。但我們會回來。我們會結束你的痛苦。我以聖光發誓。」

艾蘭里亞躲回隧道。外面聽得到惡魔吼叫。燃燒軍團知道有入侵者，只是還沒找到。她拽著圖拉揚的盔甲。「如果現在不走，就走不了了。」

他們沿著原路往回跑。惡魔軍團一定會想辦法找出是誰驚擾世界之魂。如果惡魔在艾蘭里亞和圖拉揚抵達前先找到運輸艇，就沒辦法離開這裡了。

艾蘭里亞跟圖拉揚花了好幾個小時才回到外面。周圍沒有惡魔，讓他們燃起一線希望。或許還來得及。兩人不發一語，開始全速奔跑。

他們越過了山丘，終於看到運輸艇，就在前方幾百步的距離。

但距離再近也沒有用。

想離開阿古斯，只能靠運輸艇。但燃燒軍團先找到了，無數惡魔團團包圍。數量太多、太多了。

艾蘭里亞和圖拉揚毫不猶豫，馬上進攻。沒有選擇。也沒有希望。大膽進攻為他們爭取一點時間。他們穿透惡魔的前線部隊。但是這樣不夠。

每射出一支箭、每揮砍一次，都殺死一隻惡魔。還是不夠。艾蘭里亞揮舞長弓，以神聖力量一舉消滅十幾個惡魔。還是不夠。

圖拉揚低吼：「不能被俘虜，絕不能被活捉！」

「絕對不會。左邊！」圖拉揚躲向左側，一支箭射死準備劈開他頭顱的惡魔。艾蘭里亞接著同時發射兩支箭，殺死四個惡魔。但還是不夠。

至少他們知道，寧可戰死，也不能被俘虜。要是死在這裡，燃燒軍團就無法找到瑟納達爾。盟友就不會受害。

但聖光軍團也不會因此獲得任何好處。難道命運引領他們來到這裡，只是要受死？

「你們不會死在阿古斯的。」

瑟拉很確定。但她錯了。

他們前進的速度變慢了。他們奮力擊潰無數的敵人。艾蘭里亞看到一群埃雷達爾正在靠近。他們以惡魔魔法形成鎖鏈，想在兩人戰死以前抓住他們。

艾蘭里亞繼續奮戰。還是不夠。

「我不知道你們會在那裡發生什麼事.....」

瑟拉看不清未來。為什麼？她為什麼沒看見這些？圖拉揚為什麼看不見世界之魂的記憶？

為什麼？

艾蘭里亞的思緒突然沈澱下來。出現的回答不是咆哮.....而是低語，是她從來沒聽過的聲音。

「.....因為他們沒有自由.....」

圖拉揚與聖光合而為一了。艾蘭里亞沒有。還沒有。

她現在知道，永遠不會了。

戰鬥陷入僵局。艾蘭里亞和圖拉揚無法前進，也無法後退。死亡近了。聖光也無能為力。

艾蘭里亞低聲說：「我會再見到兒子的。」即使是現在，她依然相信。就算一切都要結束了

她知道那個聲音是什麼。也知道聲音想要什麼。她知道只剩下那個聲音能救他們。她再次用聖光攻擊，清除面前的一整排敵人。然後，她放手了。

她讓意志通向虛無。黑暗力量在她體內蔓延。她不知道怎麼控制，但沒有關係。有某種東西，從遠方幫她控制。有某種東西，希望她活下來。瘋狂的低語逼得她無法思考。

這時空中出現了一道傳送門，顏色比宇宙最陰暗的角落還黑。

圖拉揚猛然轉身。他驚訝地看著傳送門。「艾蘭里亞.....！」

他的語氣讓艾蘭里亞心碎。

艾蘭里亞一聲哀號，勾住圖拉揚的脖子把他拉進傳送門。通過的時候圖拉揚痛苦地大叫。
聖光與暗影無法並存。

圖拉揚還有心跳。虛無能量沒有殺死他。

傳送門關上了，艾蘭里亞筋疲力竭地倒在地上，大口喘氣。抬頭只能看到扭曲虛空的混沌。她和圖拉揚在一小塊只容得下他們的飄浮岩石上面，周圍什麼都沒有。艾蘭里亞用力揮開暗影。瘋狂的低語慢慢消失。

圖拉揚癱在地上哀號著。艾蘭里亞看著圖拉揚，但是她的靈魂因為剛才的行動和接下來要做的事而抽痛不已。

她這麼說著：「我們安全了。離開阿古斯了。」

圖拉揚慢慢坐起來，看著扭曲虛空。他無能為力，只能看著艾蘭里亞說：「妳.....到底做了什麼？」

艾蘭里亞沒有回答。她很想騙圖拉揚，卻又不忍心。

「艾蘭里亞。」圖拉揚伸出手，艾蘭里亞退開了。

「艾蘭里亞，告訴我，為什麼？為什麼？」她的語氣很平靜。「我也這樣問自己。為什麼？但我現在懂了。我們不該死在阿古斯。連瑟拉都知道。但她不知道我們要怎麼逃走。她不知道暗影會救我們。」

「我寧願死，也不要妳投靠邪惡勢力！」

「我知道。但我的命運沒有改變。我們還是會再見到阿拉特。會擊敗燃燒軍團。」

「艾蘭里亞.....」圖拉揚因為恐懼而哽咽。「事情還能挽救。請求原諒，拋棄暗影。瑟拉一定能幫助妳。」

他還不明白。這也不能怪他，連艾蘭里亞都不太明白自己做的事。「我命中注定要遵循聖光之道走上一段路。但我現在必須踏上另一段旅途。」她說不出這段旅途的結局。

圖拉揚向前一傾，抓住她的手。「這樣不對.....」

肌膚碰觸的瞬間，兩人都感到一陣刺痛。*聖光與暗影無法並存*。圖拉揚放開手，難以置信。

「想辦法回到瑟納達爾。聖光軍團需要你。」艾蘭里亞身旁出現另一道傳送門。「請記得，我們不是敵人。現在不是，永遠不是。相信我，圖拉揚，求求你。」

「艾蘭里亞，等等.....」

「我們在另一邊見，我的愛。」

她很想留下來。想擁抱圖拉揚、拋棄暗影，回歸聖光。但這樣無法保護艾澤拉斯。如果命運要她墜入黑暗，她必須學會承受。

如果不能，那就要遠離她愛的所有人。這是為他們好。

艾蘭里亞走進傳送門。在門關上之前她看見圖拉揚伸出手，臉上滿是淚痕。

他的表情像是看到艾蘭里亞結束了生命。

或許他是對的。

第三章 – 光與影

「我了解妳的提議，艾蘭里亞。但是妳真的清楚嗎？」

艾蘭里亞毫不猶豫：「有差別嗎？」

「對我來說沒有。」

艾蘭里亞再清楚不過了。但想到造成的後果.....還有付出的代價.....

算了。這就留到以後再說吧。她至少得要先逃出去，才有可能擊敗惡魔。她從來沒有想過會被俘虜，但當時的情形，逼得她也只能夠見機行事。至少，她離目標更近了。追尋了五百年，現在終於觸手可及。「我們必須盡快行動。惡魔似乎對我失去耐心了。準備好，暗域行者。」

飄浮在她上方的牢籠傳出笑聲。「我待得比妳久多了，風行者。我早就想走了。」

「很好。」艾蘭里亞一直小心觀察燃燒軍團的審問者。過去幾天，他們顯然因為無法擊潰艾蘭里亞的意志而感到挫折。時間不多了。「會很殘忍，對吧。」

另一個生物的牢籠開始散發淡紫色的光芒。「那就來吧。先學單純的技巧。當然很殘忍。妳聽好了。」

艾蘭里亞閉上眼睛，敞開心靈。她腦海裡迴盪著瑟拉的警告，卻不予理會。她早已踏上不歸路。她只希望自己能承擔後果。

* * *

阿古斯的戰鬥停了下來。但只是暫時的。

大主教圖拉揚走在大廳的士兵後面，鼓舞士氣。「準備好了！守住第一波攻勢，然後撤退。我們要把惡魔全部引進來！」

他經過的時候，洛斯拉賽恩問他：「我們能爭取足夠的時間嗎？」圖拉揚沒有回答，但意思很明顯。洛斯拉賽恩哼了一聲。

「至少我們能挫挫燃燒軍團的銳氣。」

走道外傳來聲響。沉重的步伐和武器的撞擊聲。越來越清晰。圖拉揚緊握了劍柄。他多麼希望艾蘭里亞還在身邊。「敵人來了！」

惡魔湧入狹窄的門口。帶頭的是三個驚懼領主。洛斯拉賽恩大笑，舉起利刃迎戰。「兄弟們，好久不見！」聖光與魔能的交鋒無比的壯觀。

在狹窄的迴廊中，惡魔無法靠數量取勝。聖光暫時擋住了敵人。有個惡魔穿過防線，圖拉揚輕鬆解決了。他回頭看了一眼，工藝師還在努力，想破壞大廳裡的裂隙裝置。「好了嗎？」他大喊著。

其中有人回話，語氣充滿挫折。「快了！只差.....一點點.....」

「沒時間了。撤退！打開裂隙！」圖拉揚轉頭，高聲下令：「撤退！撤退！」

士兵們整齊劃一，聽命後退，謹慎地擊殺單獨衝過來的惡魔。他們退出迴廊，進入燃燒軍團架設裂隙屏障的寬大廳堂。歷經數百年的突擊戰，燃燒軍團終於學會防止聖光軍團開通裂隙，來到阿古斯打游擊戰。這裡的屏障就是答案。

這次的攻擊是不得已的。圖拉揚的士兵都不知道屏障的運作方式。他們只是冒險一搏。只要成功，就能繼續攻擊阿古斯。或許能威脅奪取世界之魂、造成燃燒軍團的恐慌。甚至能強迫燃燒軍團停止攻擊艾澤拉斯。

但他們失敗了。惡魔全都包圍過來了。

洛斯拉賽恩說的沒錯。這樣只能傷害燃燒軍團的尊嚴。然而阿古斯存在於扭曲虛空。在這裡死去的惡魔永遠無法再復活。

部隊刻意退到房間深處。惡魔從迴廊湧入寬敞的大廳，急著追擊圖拉揚的軍隊，完全沒注意到門的兩邊有兩個聖騎士。圖拉揚等到惡魔進入視線範圍之後，才下達命令。

「動手！」

部隊停止退後。門口的兩名聖騎士張開雙手擋住通道。神聖之力瞬間爆發。還在走廊上的惡魔被聖光之怒消滅，發出淒厲的哀號。

已經進到大廳的惡魔驚訝地轉身，圖拉揚的部隊看準時機攻擊。這場戰鬥馬上一面倒。完全如圖拉揚所料。

其中一個聖騎士是名叫羅薩拉斯的指揮官。他跛著腳走回大廳，另一個則沒有回來。圖拉揚小聲為他祈禱後，對著其他人提高了聲音，他說：「我們該走了。」

聖光部隊的運輸艇還能運作。來阿古斯的時候必須實體降落，但只要抵達，就能短暫開啟裂隙直接回瑟納達爾。聖騎士依序低頭通過，瞬間就跨越遙遠的距離回到安全之處。圖拉揚最後一個通過。但運輸艇的裂隙沒有關上。惡魔正在快速接近。「快關起來。」他對羅薩拉斯說。

「沒辦法關上，好奇怪……」一陣風吹進瑟納達爾，然後裂隙才終於闔上。聖騎士眨了眨眼，接著聳肩。「抱歉，大主教。有什麼東西擋住了。」

「我不意外。燃燒軍團一定很想入侵這裡。」圖拉揚語重心長地說。

他們從此再也不能偷襲阿古斯了。這點毋庸置疑。燃燒軍團絕對不會再讓瑟納達爾的運輸艇偷偷接近。

聖光軍團暫時只能按兵不動，躲在扭曲虛空的混沌中。

洛斯拉賽恩拍拍圖拉揚的背。

「光榮的戰鬥，今天多虧有你指揮。」

圖拉揚緊握他的手。「你表現很好。大家都是。幫我告訴大家。」

「遵命，大主教。」

圖拉揚看著他離開。聖光軍團在險峻局勢下只損失一個人。但獲勝的是燃燒軍團。

對抗燃燒軍團的千年戰爭成就了許多事。聖光軍團讓無數的俘虜免於生不如死的命運。也讓燃燒軍團晚了幾十年才入侵艾澤拉斯。但現在結束了。沒有光榮的最終決戰，只有小小的衝突戰，和一道聖光軍團無法突破的高牆。

圖拉揚疲憊地走進瑟納達爾尋找瑟拉。他必須報告自己的失敗。卻不會得到任何回應。瑟拉預知到在艾澤拉斯奮鬥的勇士是擊敗燃燒軍團的唯一希望。因此她全心全意地協助他們抵禦惡魔入侵。

這讓圖拉揚更加痛苦。瑟拉明明知道他會失敗，卻沒有幫助他克服這樣的命運。

他向聖光祈禱瑟拉成功。在此之前，圖拉揚無能為力。

* * *

見習審判官飄浮在空中，飛過愛蘭里亞的時候，以魔能束縛直接鑽刺艾蘭里亞的心靈。
「告訴我怎麼找到瑟納達爾，否則妳會永遠不停地受苦。」

艾蘭里亞剛抵達尼斯卡拉的時候，燃燒軍團一直在使用不同的方法折磨她。惡魔非常清楚該如何擊潰堅強的意志。艾蘭里亞好幾次擔心自己會因此屈服.....或者不小心透露出，她被抓來這裡是出於自願的。

但是這個見習的實在差太多了。艾蘭里亞難以掩飾她的輕蔑。跟高階的審判官一比，這個見習審判官完全不行。

審判官伸出手，細長的爪子握著一顆磨得晶亮的黑色水晶。艾蘭里亞以前曾經看過，那就是所謂的靈魂石。「這是基爾加丹的禮物，要送給妳一千年前見過的人。妳懂我在說什麼嗎？風行者？要是不乖乖聽我的話，妳的靈魂就會永遠屬於那個惡魔。」

艾蘭里亞低聲說：「掛在他的胸前受難。」

「啊，看來妳懂我的意思了。說不定這才是妳想要的結果？妳和愛人的靈魂將會重逢、一起哀號直到所有的星辰都灰飛煙滅。」惡魔假裝羨慕。「還真是浪漫啊。」

艾蘭里亞沒有回應。

審判官失望地嘆了一口氣。「我還沒有說服妳嗎？好吧。」它揮了揮手，魔能束縛就消失了。艾蘭里亞跌落地面，假裝虛脫。惡魔走向她，一邊使出別的折磨手段。

艾蘭里亞深深吸了一口氣。

「暗域行者，我們來完成先前的交易吧。」她這麼說。

艾蘭里亞站起身來。她沒有實體武器。審判官截斷了她與聖光的聯繫。但無論燃燒軍團多麼狡詐，也從沒想過聖光軍團的勇士會接受暗影。

暗影能量從她體內爆發。虛無的聲音再次在她腦海響起，飢渴而瘋狂。她依照暗域行者的指示動作。一隻手伸向審判官、一隻手伸向暗域行者的牢籠。兩邊同時爆炸粉碎。惡魔連尖叫的時間都沒有。

艾蘭里亞等待著，仔細聆聽。外面沒有騷動、沒有憤怒的吼叫。審判官傲慢到沒有帶警衛，也沒有召喚守護魔眼。沒有人發現有異狀。

暗域行者從牢籠的殘骸中走出。他是以太族，完全由能量構成的生物。他被俘虜時，裹布被摧毀了，因此現在的形體只是一團不穩定的能量。「不錯，艾蘭里亞。妳有潛力。」

艾蘭里亞看看四周，想找她的弓，但她知道沒有時間。很快就會有人發現審判官失蹤了。「我們得走了。」

「沒錯。」暗域行者散發出暗影魔法。他面前的空中出現了傳送門。「我需要休養。妳需要訓練。我知道哪裡適合。」

艾蘭里亞猶豫了。她在審判官的屍體旁蹲下。暗域行者明顯不耐煩了。「妳在等什麼？」

艾蘭里亞撿起靈魂石。「靈魂石應該還有一個，目標是我很在乎的人。」

暗域行者沒有一絲憐憫。「我們的交易可不包括傻傻地等妳準備好。趕快決定什麼比較重要。」

艾蘭里亞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但她沒有選擇。「他躲在扭曲虛空，我找不到他。」

「只要妳訓練完他還活著，就能找到。」

「那走吧。」

艾蘭里亞穿過傳送門。尼斯卡拉扭曲的天空消失了。這個地方.....什麼都沒有。沒有聲音。沒有風。沒有地面。只有令人窒息的寂靜。只有暗域行者散發的一點光芒。艾蘭里亞飄浮無依。

「妳學會在這裡生存以前，最好不要太引人注目。歡迎來到虛無，艾蘭里亞·風行者。」

「我們要從哪裡開始？」

「從繼續殺戮開始嗎？不是吧，這妳已經很會了。也許.....從基礎開始好了。」暗域行者動了一下，暗影在他面前扭動翻騰。「我們來聊聊如何維持理智。虛無會想盡辦法擊潰妳的意志。」

「聽起來不太妙。」

「沒錯。」

* * *

「醒醒，圖拉揚。快起來。」

圖拉揚張開雙眼。他胸口突然一陣疼痛，但他不管，坐了起來。「怎麼了？」

洛斯拉賽恩說：「我發現了一具屍體。」

「什麼？」

「在瑟納達爾底部。是個女人。圖拉揚，我很遺憾。」他這麼說著。

圖拉揚一躍而起。「不可能是她。」洛斯拉賽恩沒有回答，但意思很明顯。他露出哀傷的表情。圖拉揚的心一沉，說：「帶我去。」

他們馬上動身，前往查看。圖拉揚盡可能保持冷靜，但他的思緒像暴風一樣混亂。他好幾個世紀沒見到艾蘭里亞了。他哀悼了好久，相信艾蘭里亞再也回不來了。但每一次心跳都讓他胸口劇烈地痛著。聖光保佑，或許他感應到愛蘭里亞的死亡。或許——

不可能。圖拉揚挺起胸膛。現在不是悲傷的時候。事情還沒有確定。艾蘭里亞的屍體怎麼可能出現在瑟納達爾？

他們來到瑟納達爾的能量核心，是個水晶打造的廳堂。那裡沒有其他人。艦艇在躲藏時，不需要隨時有人在核心戒備。

洛斯拉賽恩把圖拉揚帶到後方的角落。「大主教，在那裡。」

在最後一個水晶柱後方的陰影中，圖拉揚看到一具軀體。「聖光啊，不.....」他往前跑，跪了下來，伸出手。

他倒抽了一口氣。那不是艾蘭里亞。不是女人。也根本不是屍體。

躺在地上的居然是.....洛斯拉賽恩。他胸口還在不停的起伏、兩眼圓睜，有氣無力地說：

「.....在後.....面.....」

圖拉揚轉身站起，同時敞開胸懷，擁抱聖光，以這股雷霆之力嚴正懲擊這個假冒的——

「啊啊！」

他的胸口一陣疼痛，刺進他的靈魂深處。圖拉揚動彈不得。聖光離他遠去。他一個字都說不出口，也幾乎無法思考。他搖搖晃晃走了兩步，然後倒在地上，完全無法動彈。

假冒成洛斯拉賽恩的生物朝他走了過來，笑著說：

「我說過我們會再見面的，人類。」他手輕輕一揮，身上的偽裝就解除了。在德拉諾見過的刺客靠近圖拉揚，亮出了他的匕首。匕首的尖端上有一滴血，混合了冒著煙霧和火花的邪惡毒液。「我大可以殺了你，大主教，但是.....我需要一點時間保存你的靈魂、需要安靜的地方完成工作。」埃雷達爾轉身看著洛斯拉賽恩說：「而且基爾加丹一定很想再見到你這個.....叛徒。」

洛斯拉賽恩開始動作。看來毒液的效果漸漸消退了。

「.....聖光.....會消滅你.....」

惡魔刺客的匕首狠狠插進了洛斯拉賽恩的手臂，讓他無法再動彈。「別擔心，我不會殺你。我要讓你親眼看著，這位艾澤拉斯最耀眼的大主教，變成我獎勵自己的收藏品。」埃雷達爾用兩根手指拿著一顆小小的黑色靈魂石，讓他們兩個人看，然後又轉身面對圖拉揚。「我告訴你，艾蘭里亞·風行者還活著。她被關在燃燒軍團的牢籠裡。等我收下你的靈魂，就輪到她了。你們兩個會永遠跟我在一起，就像我說過的一樣。兩個人共享的折磨，會比獨自受難還痛苦。」

靈魂石在圖拉揚的上方飄浮。圖拉揚用盡全身的力氣，想抵抗這種讓他動彈不得的毒液。他試著掙扎，也放聲吼叫。他想盡辦法召喚聖光，努力呼喚瑟拉。但他發不出聲音，就連手指都動不了。

刺客乾笑幾聲，開始動手。

* * *

「暗影會治療妳的傷痛。也會揭露妳的命運。」

艾蘭里亞不悅地說：「不要亂看我的記憶。」

笑聲從她的四面八方傳來。「我無法不看妳的記憶。等訓練結束，我就會知道妳的一切。這會讓妳猶豫嗎？」

「不會。」

「那就開始吧。目前看來妳是個優秀的學生，艾蘭里亞·風行者。但妳幾乎沒有接觸過暗影。必須與暗影合而為一，才能了解妳的命運。」暗域行者的力量輕輕地顫動著。「危險的就在這裡。妳把虛無當成敵人，虛無就會是妳的敵人。虛無的本質和妳目前認知的 *生命與理智* 是無法共存的。」兩個人周圍的黑暗似乎開始流動。「如果沒有暗影，根本不可能有生命。」

黑暗觸碰了艾蘭里亞。她一直想要忽視的聲音突然變得很響亮。非常響亮。艾蘭里亞無法再充耳不聞，也無法再抗拒。暗域行者卻還繼續說著話，帶領她穿越風暴。

「妳已經知道一個真相了，艾蘭里亞。聖光是盲目的。它看不見完整的命運，因為命運不只受它影響。妳的路途被暗影籠罩，所以聖光才看不見。」艾蘭里亞只能抓住暗域行者話語中的力量，面對這股無比洶湧的黑暗。「妳要了解另一個真相。暗影同樣是盲目的。它看見妳的命運與暗影交織，因此歡喜無比。但它也只能看見命運的片段。這個片段超乎妳過去的所有想像。」

艾蘭里亞開始看見幻象。既醜陋又恐怖的幻象。

她看見聖光就像飢餓的獵食者一樣，在宇宙間穿梭。她看見聖光碰觸艾澤拉斯凡人的心靈，讓那些心靈永遠受到腐化。她看見世代代的生物被無形的枷鎖束縛，被某種力量強迫，用絕對的服從，來換取極為短暫的平靜。

她看見戰爭。她看見聖光的力量向虛無展開反擊。她看見陰暗的世界被神聖之火燒成灰燼。她看見無數的生靈被封印在像山一樣龐大的發光水晶裡，只能靠聖光支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聖光的戰士全都是怪物，造成腐化，吞噬他們碰觸的一切。

接連的幻象毫不間斷，直到艾蘭里亞完完全全無法理解。

「謊言。」她小聲地說：「這些全是謊言。」

「妳要牢牢記住，」暗域行者接著說：「永遠不能忘記。」

「我不.....什麼意思？」

暗域行者讓她繼續穩穩地飄浮著。「妳一直以為暗影就是恐怖。暗影對聖光的看法也一樣。兩者都不完全對，也都沒有錯。」虛無的狂吼不斷向他們陣陣襲來。虛無之主將魔爪伸向艾蘭里亞的心智，她也只能盡力掙脫。「聖光走在單一的道路上，把其它可能性都視為異端。暗影尋找所有可能的道路，將全部視為真理。」

更多的幻象。可能的未來。她看到瑟拉，聖光之母出現，宣佈艾蘭里亞是異端，理當處死。她看見圖拉揚的劍染上自己的血。她看見阿拉特號召聖騎士獵殺自己，卻被她的箭矢射穿了喉嚨。她看見自己跪在艾澤拉斯海底深處的沉睡古神面前。她看見自己殺死古神，取而代之，帶領一支魔物大軍，毀滅所有國度。

當她在暗影中沉浮時，所有幻象都像是真的。剛開始的時候。

艾蘭里亞慢慢開始學會分辨什麼是暗影的回憶.....暗影的計畫.....還有暗影的渴望。最後她看見了.....

命運。她看見了聖光無法看見的，她也看見暗影所無法看見的。她明白，這兩者同樣是盲目的。

她看見痛苦的抉擇，也看見英勇的背叛。她看見了.....勝利，以她幾乎無法理解的方式成真。

在這之中，她也看見無數絕對不可能成真的景象。虛無的謊言非常有說服力、讓人陶醉，但也容易粉碎。

或許有天她會陷入瘋狂。或許有天她會背叛盟友。這確實有可能。但她絕對不會.....不管為了什麼，她都絕對不可能傷害深愛的兒子。她絕對不會做出傷害阿拉特的事。就算阿拉特為了

她的所作所為要殺她，她也會欣然接受。認清這個事實，讓她不至於迷失自我。她也因此感受到暗影的困惑。暗影不了解凡人之間的情感羈絆，也不了解有些事情是永遠不會被任何力量腐化的。

另一個真相是.....艾蘭里亞太早探索暗影了，她注定要探索暗影的時候還沒到。

「妳準備好了，艾蘭里亞。全部的力量都會歸妳所有。再深入一些，放心吧，妳不會失去理智的。」

她確實準備好了，但時候卻還沒到。她親眼看見自己跳下懸崖，過了許久才平靜地墜落。只要時候到了，她就別無選擇，也沒有其他方法。但是，她現在還能脫身，而且命運要她必須這麼做。

艾蘭里亞想辦法理清思緒。她試著從虛無的知識中尋找答案。要是找不到，就不假思索地在聖光中尋找。兩道力量在她體內相撞，讓她感到劇烈的痛苦。她看見了一件事：圖拉揚正在受苦，他的靈魂就要被抽出來了。

她知道，那不是過去，也不是未來，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她就是知道。「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還沒結束，艾蘭里亞。不管感覺多麼恐怖，妳都要——」

艾蘭里亞發動攻擊。她體內充斥的黑暗能量瞬間湧向暗域行者。暗域行者驚訝地怒吼，放开了她的心智。

艾蘭里亞喘著氣拋開了暗影，終於自由，飄浮在黑暗之中。

暗域行者出現在她面前，憤怒不已。「膽小鬼。凡人果然只有這點能耐。」暗域行者匯聚力量，準備向艾蘭里亞反擊。

艾蘭里亞置之不理。她取出從審判官身上拿到的靈魂石。黑色的水晶散發出綠色的光芒。「我就知道，聖光保佑，我就知道這是真的。」

暗域行者停下動作。「妳看到什麼？」

「圖拉揚就快要死了。」

暗域行者接過石頭，仔細地觀察。他用力量刺探石頭，然後笑出聲來。「妳的敵人意志非常堅定，風行者。」艾蘭里亞不確定是在說刺客還是說他自己。「虛無會利用妳的愛反過來對付妳。妳知道吧？」

「或許圖拉揚有一天會死，但不能是今天，否則我會就此迷失。」

暗域行者發出微光。「記住，幻象有真相也有謊言。」

「真相不是來自虛無。真相是在改變虛無。」

暗域行者又看了一下靈魂石。「真有趣。艾蘭里亞·風行者，妳的命運或許很獨特。去救他。妳知道該怎麼做。」他把靈魂石還給艾蘭里亞。

艾蘭里亞猶豫著：「我不知道瑟納達爾在哪裡。」

「妳知道。位置掌握在妳手裡。」

艾蘭里亞想了一下才明白。她能看見埃雷達爾的行動，是因為這兩個靈魂石相連。刺客原本打算把兩顆靈魂石一起掛在脖子上。

她不需要知道埃雷達爾在哪裡，因為她已經知道另一個靈魂石的下落。

她回頭看著暗域行者說：「看來我們的交易到此結束了。」

「我們還會再見面的。」暗域行者沉思著。

艾蘭里亞運用暗域行者教導的技巧，深入靈魂石之中。通往瑟納達爾的傳送門馬上就打開了。

* * *

聖光或許救不了圖拉揚。他接受了這個事實。但是聖光可以減輕他的痛苦。沒有聖光，圖拉揚只能赤裸裸地面對折磨，感受靈魂被一點一點撕裂的痛苦。他緊緊閉著眼睛，不想看到自己的靈魂離開身體的樣子。

儘管如此，痛苦還是讓人難以承受。他說：「願聖光照耀一切。」他說得很艱困，刺客的咒語在他耳邊迴盪，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說出聲音。他繼續祈禱著：「願正義戰勝一切邪惡；願無辜者得享平安。願有朝一日不再有恐懼。我樂意為此犧牲生命。」

折磨者一定聽到了他說的話。「我相信過幾年之後，你就會開始求我饒過你，但是我可不會這麼輕易讓你解脫。」

圖拉揚感覺到一陣寒風掠過臉頰。這陣風沒有任何氣味，就像完全不屬於任何生物的世界。

然後他聽到一聲尖叫。他還以為是自己受不了痛苦而慘叫。不是。那是刺客的聲音。

「你沒說錯。我們注定會再見面。」

圖拉揚睜開雙眼。她來了。是艾蘭里亞。她被黑暗籠罩著，圖拉揚感覺不到她體內的聖光。

刺客再次尖叫，召喚出匕首。惡魔跳向艾蘭里亞，朝她喉嚨揮出刀刃。

艾蘭里亞甚至不需要舉起手。黑煙在空中凝聚，形成一支彎曲的尖刺，直接插進刺客的胸口。圖拉揚看見黑煙的尖端從惡魔的背後穿出，鮮血四濺。刺客跪倒在地，睜大雙眼，嘴裡還念念有詞。

艾蘭里亞向前了一步。「想把我們的靈魂掛在胸前？這是你看見的未來嗎？我看到的可不一樣。」她舉起手，黑暗魔法聚集在她的雙手之間。

刺客瞪大眼睛，喘著氣，就這樣消失了。惡魔身旁的現實一陣扭曲，接著就無影無蹤。

艾蘭里亞跪在圖拉揚身旁，看著飄浮在他頭頂上的靈魂石。「光靠我自己一個人沒辦法救你。」艾蘭里亞轉向洛斯拉賽恩。「我能感覺到你血液裡的毒素。很抱歉，這會很痛。」

艾蘭里亞彎起手指。洛斯拉賽恩全身抽搐，大叫著。圖拉揚看見邪惡的綠色煙霧從洛斯拉賽恩的爪子飄散出來。血液和滋滋作響的液體滴落在地上，艾蘭里亞把毒液從他體內直接扯到皮膚外面來。

很快地，毒液全都散去，洛斯拉賽恩又能動了。他急忙站起身來，呼吸依然急促。「艾蘭里亞.....妳發生什麼事了.....？」

「救救圖拉揚。求求你。我一定要做個了結，那個惡魔竟然威脅我兒子。」

* * *

刺客逃了。它死命逃亡，不敢停下來。它不斷地來回傳送，在扭曲虛空和虛無之間穿梭。它把艾蘭里亞的尖刺從胸前扯下，武器馬上就消失於無形。刺客痛苦地喘息著，每走一步就跟著默念一句。

「必須逃走。必須逃走。必須逃走。」

它這輩子用過許許多多名號，現在只用基爾加丹所指派的任務來自稱，就叫做殲滅。它生來就開始接受培訓，目的是超越族人。經過多年的鍛鍊、塑造和折磨，這個惡魔的能力也隨之大大地增長。其他埃雷達爾都很懼怕它。怎麼能不怕？它能在不同的世界穿梭，隨意變化外形，還能看出將來會威脅燃燒軍團的敵人究竟是誰。

但它還是被殺了。在德拉諾，被艾蘭里亞殺了。

基爾加丹下令責罰。這麼一來又讓惡魔變得更強大。這個過程花了好幾個世紀。

基爾加丹終於答應刺客前來刺殺圖拉揚。同時也答應，成功之後要把艾蘭里亞也賜給它。刺客將永遠保存他們，永遠折磨圖拉揚和艾蘭里亞。

但是艾蘭里亞逃走了，而且她還.....

她還有所改變。學會了運用虛無之道。

她也學會了如何操控終極的死亡。

「必須逃走。必須逃走。必須——」

黑暗物質突然勒住惡魔的脖子。惡魔尖叫著，無法再傳送，就此被帶回瑟納達爾。帶回扭曲虛空。

惡魔很快地跳起身，從尖利的牙齒之間發出嘶嘶聲。它的匕首在雙手間旋轉著，切斷了暗影的束縛。它絕望地笑了一聲，朝艾蘭里亞丟出劇毒的匕首。這個可惡的女人，竟然把它抓回唯一可以殺死它的地方——

匕首飛到一半就停住了，艾蘭里亞朝它靠近。

「基爾加丹！救我！」

「他在看嗎？」艾蘭里亞慢慢的向前，靠近它說：「你就是他心愛的寵物嗎？」

惡魔召喚出更多匕首，恐懼地咆哮。匕首全都在打中目標前就憑空消失了。艾蘭里亞繼續向它靠近。一步，又一步。又有一支暗影尖刺穿過了惡魔的左肩。

惡魔繼續用右手投擲匕首。這個埃雷達爾現在也已經無計可施。「救我。」它又喊了一次。

又一支尖刺，惡魔的右手也不能動了。「我知道你怕什麼。」艾蘭里亞這麼說著：「我知道道燃燒軍團怕什麼。我知道你的主人為什麼要遠征。」

惡魔能感覺到基爾加丹深深的失望。基爾加丹聽到它在呼救，卻仍然無動於衷。

這時艾蘭里亞站到了惡魔面前。

惡魔跪在她面前，就連舉起手求她饒命都做不到。惡魔只能虛弱地為自己做出最後的請求。「求求妳.....求求妳.....求求妳.....」

艾蘭里亞蹲了下來，跟惡魔眼神相對。她一開口，惡魔就知道沒有希望了。「你說過要殺死我兒子。」

艾蘭里亞的匕首切開了惡魔的喉嚨。惡魔什麼聲音都發不出來，只能看著她，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慢慢等死。

「真是便宜你了。」艾蘭里亞說：「我大可以把你交給虛無之主，但是他們可能放了你，所以我想親自了結這一切。」

在她背後，大廳的另外一側，圖拉揚跟洛斯拉賽恩看到了這一幕。惡魔看見他們的眼裡有驚訝，也有恐懼。

然後這一切都消失了。終於解脫了。

* * *

圖拉揚很痛，他全身都在痛。不光是肉體的疼痛，他的思緒、他的靈魂也都在痛。但他活下來了。靈魂石靜靜地躺在地上，毫無動靜，也沒有任何作用。洛斯拉賽恩扶著他站起來。艾蘭里亞回來了。橫跨水晶大廳的距離很長。圖拉揚盯著艾蘭里亞的每個步伐，腦袋一陣麻木，幾乎無法思考。

艾蘭里亞停在他面前，看起來很疲倦。「能再見到你，真好。」她說。

圖拉揚很想說一樣的話。很想告訴艾蘭里亞，無論發生什麼事，他都會永遠愛她。那是事實，但他現在卻想不出一個字。他還做不到，艾蘭里亞似乎也能理解。

「我的命運不在聖光之中，而是在於黑暗。很久很久以前，我就知道這件事了。」艾蘭里亞盯著圖拉揚的雙眼。「如果我不走上這條路，會害你、阿拉特，還有整個艾澤拉斯陷入危機。請你相信我。」

洛斯拉賽恩這時開口說：「我見過黑暗，艾蘭里亞。我也看過墮落的生物。妳跟他們不一樣。妳沒有越過那條界線。」

「但有一天，我會。」艾蘭里亞這麼回答。

洛斯拉賽恩不以為然。

「我為了燃燒軍團，做了許多不可原諒的壞事。我一次又一次屠殺所有生靈。但聖光還是救贖了我。我不會放棄妳，艾蘭里亞·風行者。我不會輕易放棄。」

圖拉揚看著艾蘭里亞的臉。圖拉揚太了解她了。艾蘭里亞很感謝洛斯拉賽恩.....卻不相信他說的話。「艾蘭里亞，快走。離開這裡。」

艾蘭里亞的眼神裡閃過一絲痛苦。「不。」

「我也希望妳留下。」圖拉揚的聲音中沒有憤怒，只有充滿痛苦的真實。「瑟拉不會允許的。她會.....妳必須離開，艾蘭里亞。現在還來得及。妳不知道她會怎麼做。」

「我知道她會怎麼做。我也知道之後會發生的事。」

一股讓人敬畏的力量突然充滿水晶大廳。圖拉揚感受到神聖憤怒在艾蘭里亞身邊聚集，他趕緊站到她身旁。他說：「瑟拉，我懇求你的饒恕。」

「我已經警告過她，接觸暗影會有什麼下場。她現在竟然敢玷污這個神聖的地方。」

洛斯拉賽恩在聖光之母迴旋的強大力量之前跪下。「請聽我說。艾蘭里亞·風行者明明知道自己會受到懲罰，卻還是趕回來救我們。這表示她心裡還保有勇氣、榮譽和無私這些美德。」

「只要偏離了聖光指引的道路，就算擁有再多美德也無法挽回。」

即使怒不可遏，瑟拉還是停止了動作。

圖拉揚敞開自己的思緒，讓瑟拉清楚地看見他的猶豫、沮喪，還有決心。「我求求你，瑟拉，不要傷害她。」

瑟拉無情地看透了圖拉揚的靈魂，然後轉而面對他所深愛的女人。

「艾蘭里亞·風行者。妳是否願意發誓棄絕虛無，永遠效忠聖光？」

艾蘭里亞的回答沒有一絲恐懼。「我會奮戰到燃燒軍團化為塵土。」

「回答我的問題。」

「我們道路不同，但絕對不是敵人。我見過未來。我會在對抗燃燒軍團的最後決戰中與聖光軍團並肩作戰。一起消滅惡魔。」

「不，艾蘭里亞。妳哪裡也去不了，妳會被監禁在這裡，直到妳重新回歸正義之道。我不會讓妳玷污我所看見的未來。」

「做妳該做的吧。」

艾蘭里亞沒有抵抗，任由聖光軍團的人押著她，準備把她囚禁在瑟納達爾的某個地方。圖拉揚看著她離開，艾蘭里亞回過頭，對著圖拉揚溫柔地微笑。

洛斯拉賽恩站在圖拉揚身旁說：「她會回頭。不要失去信念。」

「我還是相信聖光的旨意。但是.....我也相信艾蘭里亞。就像我們從前那樣。」圖拉揚看著洛斯拉賽恩。「是我太傻嗎？」

「是這樣的話，那我們都很傻，兄弟。」

圖拉揚坐了下來，有人趕過來幫圖拉揚療傷。但他根本視若無睹。他現在心急如焚。他的命運被蒙蔽了。他看不見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在這股動盪之中，他心中還是有個避風港。一個平靜的地方。

無論發生什麼事，他都相信艾蘭里亞。永遠會為她而戰。艾蘭里亞一定也會為圖拉揚做同樣的事。他很確定。

這讓他恢復了平靜。